

# 缣竹易销 金石难灭

## ——天水—宝鸡(金台)金石拓片邀请交流展侧记

本报记者 巨侃

正在进行中的天水—宝鸡(金台)金石拓片邀请交流展,“大咖”云集。

北京风雅国学创办人李阳泉听闻此次金石拓片展,在预展时就匆匆赶来参观,看到《西狭颂》《石门颂》《九成宫醴泉铭》《颜勤礼》等名碑原拓赫然在列,啧啧称赞。他在这些名拓前留影时,一再提醒拍照者:“要背景全都是字,请把我完全融进汉字中!”

一同前来的中国古籍善本残页修复专家董书承,在观展后评价说:“陈仓宝地,果然是文化底蕴深厚!”

宝鸡书画名家王尊农,在5月14日开展当日冒雨前来,当主办方感谢他的莅临时,他说:“这样的精品展览,宝鸡前所未有;就是不邀请我,我也要求看看!”观展时,记者问他有何感受和评

价,王尊农连连摇头说:“在这这么多名碑名帖面前,只有战战兢兢,只有顶礼膜拜,哪里敢妄评呀!”

宝鸡古铜镜收藏“大咖”冯驰这次也有几幅拓片参展。他背着手,认真地把所有展品看了一遍后说:“‘金石永寿 渭水绵长’这个主题很好,这是咱宝鸡第一次办这种展。汉字在不断演化,拓片这门艺术再现了几千年历史的真面目。拓片展告诉我们:中国汉字是怎样逐步演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模样的……”

本次金石拓片展是天水、宝鸡两地文化交流的盛会。

金台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任爱国说,天水与宝鸡地缘相连、人脉相亲、人文相近、经济相融,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两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大量珍贵的文化遗

产。本次展览以文物活化利用为重点,以今应古,传承文脉,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两地文化底蕴、加强文化交流合作的文化盛事。

观展的宝鸡碑友王英涛说,珍拓《西狭颂》,在汉代“三颂”中保存最为完好,为一睹芳容,2016年他曾专程前往甘肃成县,然而只能远观不能近睹,留下遗憾。今天得以近睹全貌,实在有如饮美酒、大慰平生之感。

岐山拓碑人李忠科为此次展览提供了部分藏品,他说:今后要和天水拓友们多交流、多合作,让碑帖石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名扬四海。

天水市金石拓片文化研究会在这次交流展的主力,全部60多幅展品,天水拓友们奉献了大部分,该研究会李会长谦虚地说:“讲碑刻故事,让文物活起来,让金石

拓片活起来,文化也就活起来了,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基础。”他连用三个“感谢”表达对宝鸡主办方的致敬,还说期待下次在天水见面。

在开展首日的研讨会上,同为关天经济区城市的天水,近年来繁荣的文化事业给与会专家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冯驰、王尊农等都表达了宝鸡应向天水学习经验,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看法。

金台区文化馆克服馆小、资金少、时间紧的不利条件,全馆动员,成功举办了这次两地金石拓片展,并以最快的速度出了一本精品纪念集,赶在开展首日赠送嘉宾。金台区文旅局局长、作家李巨侃说:这次拓片展开了个好头。基层文化工作者贵在坚持,在经费少时,很多时候靠情怀在做工作。他表态说:今后凡是真正能提



市民参观拓片展

升地域美誉度的工作,让文化人眼睛一亮的工作,都将全力支持!

“缣竹易销,金石难灭,托以高山,永留不绝。”久历沧桑的金石拓片,清晰完整、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神韵,是我国极其宝贵的历史档案和艺术资源。敦煌莫高窟所出的《温泉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拓片;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开拓片收藏

研究之先河;赵明诚与妻李清照《金石录》传世;清代乾嘉时期黄易、阮元、毕沅、翁方纲、钱大昕等人《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山左金石志》《两汉金石志》等巨作传世影响,使清至民国碑帖(石刻)拓片收藏达到高潮。传拓技艺传承至今,为中华文化遗产的有序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们保留了无数珍贵的文物、文献资料 and 书法艺术资料。

## 陈仓荟萃

# 见证沧桑的渭河大桥

李维藩

以前,宝鸡地区的渭河上没有桥梁,人员来往靠船摆渡。抗日战争时期,为支援抗战,1938年在南关外渡口架设一座木桥,才开始有了桥梁。此后,随着社会经济和不断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陆续建起了桥梁,并逐渐代替了渡船。

从第一座桥至今80多年来,渭河上的桥梁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单一到多样、从运用到美观的发展过程,并从侧面反映和见证了宝鸡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变化,折射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成就。

1936年陇海铁路通至宝鸡,川陕、宝平等公路相继建成。宝鸡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地位更为突出。当时,市区商贾云集,人口猛增,人员来往和车辆通行愈加频繁,很快成为物资集散、支前转运和抗击日寇的重要后方基地。随着日军疯狂进犯和前线需要,各种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运量不断增加,原来船摆渡汽车和货物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面对两岸堆积如山待运的物资和装满货物等待过河的汽车,1938年在南关外渡口处架设一座以原木为柱、钢轨为梁、木板铺面的木桥。该桥全长450米、宽4米,共65孔。每孔间距7米,分为四段,每段之间用泥沙筑堤连接,这便是渭河上第一座桥,也是渭河桥梁建设的起始和发端。此桥建成使用一年后,由于人车混杂,拥堵不堪,又于1939年在下游600米处汉中路南端架设一座专供汽车通行的长566米、宽4米的木桥,共四段103孔,每孔间距5米,载重7.5吨。

解放战争后期,原在渭河上修建的两座木桥经十年水泡侵蚀损毁严重,已不堪重负,遇洪水时车辆无法正常通行。1947年3月,在南关外木桥处修建一座钢筋混凝土桥梁,随即成立渭河桥工所开始勘察、设计等准备工作。1948年11月动工建设,1949年5月5日建成通车,桥长576米、宽8米,为钢筋混凝土排架桩、T形组合梁,共72孔,每孔间距8米,设计载重20吨,是当时国内最长的桥梁之一,也是陕西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公路桥。

此桥通车后不久西安就解放了。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分别沿渭河两岸向胡宗南部20余万人发起猛烈攻击。1949年7月10日发动扶眉战役。经过一天一夜战斗,歼敌4.3万余人,盘踞宝鸡负隅顽抗的裴昌会214师残部向南逃遁中,为阻止解放军追击于1949年7月13日晚炸毁渭河桥北端七孔,桥面塌陷56米。7月14日宝鸡解放,新成立的陕甘宁边区宝鸡分区和宝鸡市政府为支援解放军挺进西北、西南,各级领导即刻组织群众对破坏的公路和桥梁进行抢修,经十多天昼夜奋战,于8月3日先行抢通临时通车,保证了部队和支前人员迅速过往。12月13日全部挖修完毕正式通车,从此,这座在战争中建成的桥梁开始为解放的宝鸡人民服务,在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宝鸡解放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各项事业步入崭新的发展时期,渭河上的桥梁建设伴随着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紧密跟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4年6月,在宝成铁路建设中,铁路部门在渭河上修建一座长468米的铁路桥。后由于泥沙淤积,河床不断增高,洪水冲击时多次出现浪冲桥身钢梁水过桥面险况。为消除隐患安全渡洪,1985年1月12日至2月8日,在不影响列车正常运行情况下,将重达1400多吨的整座桥梁抬高三米,并在北岸扩建两孔桥,对两岸长875米路基相应抬高,同时,在南北引道延伸后,由于人车混杂,拥堵不堪,又于1939年在下游600米处汉中路南端架设一座专供汽车通行的长566米、宽4米的木桥,共四段103孔,每孔间距5米,载重7.5吨。

1969年4月至1970年10月,在市中心红旗路南端到清姜路北段修建长604.8米、宽12米新型钢混大桥,命名为胜利桥,沟通了经二路繁华街区和姜城堡工业区之间的来往与通行。这是解放后在市区修建的第一座现代化桥梁,当年国庆节建成通车时,大街小巷人欢欣鼓舞,男女老幼争先目睹大桥风采。

1990年10月,备受全市人民关注的修建两年多,从宝鸡烟厂到对面石坝河的金渭大桥完工,该桥全长1216米,主桥长667米,宽26.5米,双向6车道,两侧人行道各2.35米,是渭河上最壮观、位置最适宜的现代化桥梁,投入使用后,使市区东扩后南北交通紧张拥堵状况明显缓解。

进入新世纪以后,渭河桥梁建设步伐更快,并由窄小到宽大、由适用到美观,由单一到多样发展。2001年8月至2002年12月,拆除已使用50多年的渭河老桥,在原址上修建长585米、宽26米,双向6车道神农大桥。该桥用五座22组巨型钢管拱形作桥身,远远望去,宛如一道彩虹横跨渭河南北,是渭河上第一座造型新颖的景观桥。神农大桥的华丽亮相,标志着宝鸡渭河桥梁建设开始由适用型走向质量型和美观型。

2003年8月至次年4月,市上对胜利桥也进行了扩建,宽度由14.5米增加到26米。2003年8月到2005年6月,对已使用38年的卧龙寺大桥拆除重建,新桥长745.6米、宽18.5米,双向4车道,极大方便了东部郊区群众的出行。

2001年11月到2004年4月,市人防办贯彻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方针,在斗中路和石鼓园之间渭河河床下修建长1696米、宽20米、高4.5米,双向4车道人防隧道。该隧道是宝鸡第一个大型人防平战结合工程,它的建成使用,拉近了市区和宝鸡高新区之间的距离,使之来往更加便捷和顺畅。

随着市区东扩和高新区建设步伐加快,市行政中心和宝鸡南站等相继建成投用,2008年5月,屹立在市委、市政府对面,南通高新五路,北接行政大道长1146米、宽28米的蟠龙大桥竣工,这座由主桥、南北斜拉桥、南北引桥五部分组成的大桥,整座为单面索斜塔斜拉桥,钻石型斜塔倾斜60度,高63米,一对高大斜塔犹如即将扬帆起航的巨轮,象征古老的宝鸡进入全面发展的快速航道。该桥是渭河市区段跨度最大、最高最长、造型别致的桥和城市标志性建筑。

时隔不久,福临堡通向姜谭路长639米、宽18米的福潭大桥在2005年11月建成通车。

2012年9月,北起东岭村,南到中华石鼓园长684.23米、宽6.5米,展示和浓缩中华及宝鸡历史文化的仿古景观桥——东岭廊桥完工,该桥集通行、览古、旅游为一体,在全省乃至西北地区尚为首座,与南端的青铜器博物院和石鼓阁组成闻名国内外的宝鸡名片。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欢呼声中,渭河桥梁建设捷报频

传。2019年8月,连接新福路和姜谭路长1486米(主桥长288米、宽30米的植物园大桥正式通车,这座三跨连续钢架桥,把有十多万人口的新福路福临堡地区和对岸宝鸡植物园、市中心医院、宝鸡钢管公司、三合村等紧密连在一起,改善了往日人们上班、上学、就医绕道的不便。紧接着,联盟路通向宝光路的联盟大桥国庆节夜通车,这座长1560米、宽29米,双向4车道,造型独特,由41个钢箱梁支撑的大桥,时为渭河上同类桥梁中跨度最大的双索面自锚式悬索桥。桥上巍峨峻峭的欧式塔楼和身旁晃动摇曳的人行索桥,与下游不远处古色古香的东岭廊桥交相辉映,与桥下波光粼粼的河水及两岸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构成一幅既有现代气息,又有浓厚古色和湖光山色的迷人画面。国庆节过后不久,位于陈仓区阳平镇陆港新区的陆港大桥落成,该桥是一座7联27跨双塔双索面钢结构斜拉桥,桥长1272米、宽37米,两座镂空型主塔高达96.5米,是渭河宝鸡段目前最高、最长、最宽、跨度最大的新型桥梁。

目前已开工建设和即将建成的有南起学字路、北接油洞路,长1156米,主桥造型为日月同辉的团结大桥;南起高新八路,北至龙钢路,长890米,主桥造型为蝶型三连拱的钛谷大桥;南起高新二十一路、北接水莲路,长1085米,主桥采用双塔斜拉桥的清溪大桥;南起高新二十六路西侧、北接陈仓中路,长977米,主桥采用双塔双索面斜拉桥的陈仓大桥;南起高新大道与虢虢路交叉口,北至南环路与虢虢路环岛,长840米的虢镇大桥等5座桥,宝鸡高新区通往蟠龙高新区的蟠龙快线正在建设。这些即将建成的桥梁,将为宝鸡经济和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纵观宝鸡渭河桥梁建设的历史,从83年前架设的第一座木桥算起,至今已有100多座,仅宝鸡峡大坝到虢镇区段就有各种桥24座,这些桥梁的建设历程,记录和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在党的领导下,宝鸡城乡建设突飞猛进和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提升的面貌,折射和展现了全市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坚定了提振了广大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加快实现中国梦的信心,激励人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作出新的更大成绩和贡献。

老东家东炕头窗格上方的窑窝里,搁着一只陈旧的铁盒子。那里面,珍藏着一枚曾经百年岁月风尘洗礼过的精巧印章。小时候只觉得它新奇可爱,材质也是不甚珍贵的红铜而已,殊不知,那可是一方铭记着家族苦难历程的重要物件。

印章主体是一头栩栩如生的造型猛虎——雄踞于印台之上,龇牙怒目、注视前方,气象森然,表情生动,虽系方寸实用小件,但通身却能让入感受到一股凶悍威风王者之气。

祖母每次都会把它搁在手掌心,一边摩挲把玩,一边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这东西可是我当年从娘家带来的,还是我外公的哩,到你们这一辈,传了四代呢!”

印章系精良红铜制作,密度很高,虽小却有压手之感,在天长日久的磨损之后,其四角仍能清晰地看到红亮璀璨之内胎。刻铜技艺甚为精湛,似乎錾凿削挖的不是一块硬度极高的金属,而是任意旋转于指间的一团泥巴。从须髯毛发的细部处理,眼睛牙齿的精准刻画,背部轮廓的勾勒、骨架比例的掌握,立体线条的洗练,可以明显感受到民间工艺大师令人惊叹的绝活,手法娴熟,力道十足,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毫无拖泥带水的味道,综合艺术特点及使用人的历史背景,可以断定此名章当属清末民初之物。

从“郭城之章”篆书阳文来看,隶书痕迹极为明显,颇有金石味,边线劲道爽朗,足可料定执刀者具备相当程度的书法修为和艺术素养。郭城,系祖母稚太夫人之外公名讳,亦为笔者之外高祖,系清末岐山名门望族,家中兄弟等皆精明过人、乐善好施、勇于任事,与民国年间岐山开明绅士王鹤鸾、马千城、侯方伯等有交往,过从甚密。

郭城去世较早,其生前须臾不离的这枚印章便被祖母留在了身边,陪伴终生,作为对家族正在建设。这些即将建成的桥梁,将为宝鸡经济和社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

随着分到田户,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之后,这枚曾救过全家老小性命的铜虎印章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被祖母擦拭干净后悄然珍存起来,暂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后来走街串巷淘收文物的小贩获知祖母有一枚难得的铜虎印章后,便三番五次前来缠访,许以千元之金。但她老人家丝毫不为利益所动,不假思索地予以回绝:“那是祖宗的东西,我要留给后辈儿孙做个念想!不卖的,你就是给个金娃娃,我也不卖了老先人的玩意儿!”

直到我长大成人,远赴外地求学的时候,才第一次从祖母手里接过这枚沉甸甸的印章。

晚年病卧床榻但头脑清楚的祖母,在我回乡过节之际,让三叔从箱子里郑重其事把印章取出来交给我,明确留给我妥善保存,并叮咛我要铭记姜中沟姜老太太昔日格外关照的恩情,日后务必要友善姜氏族人。近二十年来,铜虎印章一直是我收藏品中感情色彩最为深重的一件,小小之物,蕴含着大情怀,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永远是铭记着亲情的无价之宝!

祖母曾读私塾,识字断字,知书达理,深知此举不对也不妥,但面对客观情况,母爱终于战胜了理智,她迫于无奈地做了违心的事。祖母用真实的小票先去领回一份口粮,倒回碗碗里,再由父亲排着那张“假票”去排队。管理员兼分发员是姜中沟的姜英老人,素有义名,声望极高,以公允厚道为村民所敬重,天生一副菩萨心肠,遇上这样的大好人,真是万幸。老人接过小票,透过厚厚的石头眼镜只瞟一眼,压根就没追究“郭城”与“姜英”的印文字体的巨大差异,更没有斥责父亲“以假乱真”的错误行径,默不作声地将薄薄纸片迅速揉成一团,塞在对襟褂子的衣兜里,若无其事地抄起手里的簸箕,快速而精准地再分给

父亲一份口粮,也不言语,只是摆摆手示意眼前这个正长身体的羸弱孩子尽快离开,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这方小小的铜虎印章,在当时一度被全家人视若拱壁,显得既神圣又权威,它可以换来赖以续命的粮食啊!至于铜虎印章在当年用了多少次,为父辈们领回了多少口粮,至今我们已难以统计,也难以计算清楚。